

此冊昨從廢書中檢出疑
是曾衍東小豆棚每文後均
七及自書跋語當出真蹟
宋顧先一詳審之

梅冷生

一九六五年三月
三十日

72.92
小豆棚六卷 在卷四卷五

稿本曾衍東題跋手迹

共 册 存 刘 册 排架号 01021

裝修人

柯燕萍

1987年 10月 14日

常運安
李湘
娟娟
張二枝
吳蓉
骨柳
翠柳
金盞
科豆
周磨
郎明
南中
路中

馬二娘
李五
旱魁
耿姓
研記
義夫
朱廣
大活
送區
地可
李可
著者
高道
拔一
常正

羅淳心
函板
夢花
吳老人
判官
燒丹
金龍子
野市
孟氏
小青
亞羅
李維
董子玉
小上
樞人
王浩
許女
列女
生員
倚折
沈元
孫元
二班

日甫出門見孀婦跪於前常問其故孀曰前日邱某之辱多蒙義憤令遣禍益烈寔望大力拯救生死含感旁有人告常曰孀有族中姪吳僑一婦無子欲奪婦產計無所出乃誣婦以不潔將逐而自肥常聞言眦睛暴裂氣冲於冠攘臂尋吳時喋啗其嫂手持一紙若狀詞衆譁然曰望而欲去常曰噤休走吳曰此我家事汝曰汝欲霸汝兄之白產何至玷汝嫂之苦器

掌吳仰什常進步踏其胸指吳曰汝是吳喬否曰是
常曰這回當不是場上之偽丞相也拳脚交加登時
立斃常乃謂孀曰娘子請回殺人者常運安也管領
疾風暴雨再不入寡婦之門矣孀泣謝常慨然自首
於庭官義之人哀之而莫能救遂問抵踰年援救得
釋夫妻抱痛如逢隔世第以逮罪產業蕩盡妻乃日
夜號泣勸其改行常亦力悔前非誓不再蹈卒為善
士然而聞雞起舞終未免有馮婦之見存其妻寔憂

之當夜績見火珠滿地纍纍行入墻隅中妻告常掘
而視得窖金不可測常喜曰吾得金釵得所用矣使
此倘來者伴一二錢虜得之將不知幾經慢藏幾經
嚴密勢不至及於禍不止何如今日假我行義以
利為利而以義為利之得哉妻曰行之利勿暴其氣
是集義所生者常自此遇人急難脫驂留佩往往出
諸水火之中即或偶逢按劍一鉤金儘可水消故常
君晚歲蹀躞釋於平義士而有諱如之容稱之者謂其

半○生○仗○義○半○世○疎○財○其○克○保○首○領○終○也○宜○矣○

飲

飲

李湘

甚○矣○口○生○哈○而○口○戕○口○有○吳○慎○修○者○針○工○也○寧○波○人○
妻○袁○氏○本○蕙○官○之○婢○即○如○蕙○人○面○凹○而○口○滯○身○肥○而○
足○大○性○蕩○佚○吳○素○不○如○所○好○隣○有○回○人○馬○姓○偉○而○壯○
屠○羊○為○業○袁○嘗○倚○門○見○之○喜○其○準○高○而○加○碩○以○指○示○
後○又○掠○裙○跨○步○作○態○馬○喜○屋○後○園○有○短○垣○夜○馬○踰○墻○
相○從○且○數○吳○覺○之○不○敢○發○誠○以○妻○悍○而○馬○惡○吳○有○友○
李○湘○好○事○而○多○言○且○好○雌○黃○人○一○日○吳○就○李○飲○將○醉○

李湘

吳忽垂首齋告嗟而涕洟。李問吳不答。固問。吳曰：汝善度人心事，試一猜之。李曰：汝不過意馬而心狹。吳愕然。既請受命，李笑曰：是不難。聞汝妻悍且凌，尔汝何不贈馬，則馬德汝而妻不仇汝。吳怪曰：汝渾家何不贈之。李曰：我婦若此，及之如烹小鮮，豈似汝甕中鱉縮。然使背高子首者，吳曰：我誠拚以命，何不可。鐵但恐官方繫囚耳。李乃以指點。吳曰：汝好不惶愧。幾曾見有殺姦而抵者，且將邀厚賞焉。吳歸告其妻，有

夜工偽出，挾及俟于牆隅。更深，袁氏掩扉而脫衣，馬未入室，即與婦姦立于床下。吳捉刀入，馬執燈，繫格之，刀落，馬奪門走。吳捨刀殺其婦，而亟其首，詣李曰：如命。將求賞于官，示以首。李大驚曰：馬首安在。吳曰：馬逸去。李曰：無馬首，必不可。吳曰：汝使我殺婦，固未嘗馬，無已，請以君首代。遂欲殺李。曰：姑徐。今汝即殺我，不能移我屍于汝婦寢所，為汝計。莫若汝歸，候于門，有過者，乘黑而殺之，移屍而入室，方可以代。

吳釋李倉皇歸適一人暗中來甫及門吳捉之入其
人懼慄不敢聲殺之火而視僧也吳乃移屍掃跡以
二首鳴官云其妻與僧姦宿殺之當場官抵吳所檢
馬婦赤身而僧裹衣于是解衣剥膚件者喝報曰衣
者亦女也蓋僧而尼官大駭謂吳不能謹供以初
謀于李妻殺而馬逸繼復謀于李殺僧而化尼官乃
捕馬至馬伏罪律以和姦而釀命成馬而吳以擅殺
而故殺抵馬至於李始也歟吳殺妻而類同謀繼也

吳殺尼而甚加功亦擬辟讞遂吁嗟乎李湘惟
之故出好與成

溫

娟娟

張如瞻魯人幼孤為諸生遊學晉梁間以筆代耕就
壺闕作書記居署之東偏古香書屋後草茨三間琴
書外了無長物日與前庭談飲晚間營營作魚雁使
夜闌齋外荒亭一區有老楸樹數株風蕭蕭響更閑
獨坐童子垂頭方淒惻聞忽聞齋外有人吟曰一年
容易送春風打壺秋聲月影空揮到夜深傳舍靜怕
人還步畫欄東反復吟咏聲楚楚聽之細婉如女子

明日起視亭前。杳無踪跡。踰夕二更後。吟如故。張潛
步往。聲頓輟。良久。隱約間。有女坐樹根。垂首低吟。張
甫動。女遂杳然而沒。張初以為署內官眷。今乃悟其
為鬼。然心切慕之。由是常徙倚亭際。朗吟而和之。曰
荒原。颯。颯。下。西風。孤。館。蕭。蕭。然。花。事。空。料。得。芳。魂。與。客
夢。一。般。淒。楚。隔。牆。東。張。歸。就。榻。忽。見。一。麗。人。來。歛。衽
謝曰。君子風雅事也。妾多所畏避。張驚喜挽之坐。女
秀俊宜人。大家舉步。張問為誰。答曰。妾前邑侯韓鳳

山女也。錢塘人。字娟娟。生前好食酸杏子。因悞食雙
仁核。中毒。十六歲殂。令柩停城外。魂因依署中。所吟
乃妾自作。蒙君致和。光生泉壤。張喜與為歡會。自此
靡夕不至。女固善書。所有案頭啟事。暑夜寒宵。嘗為
張捉管代勞。張愛秘之。二人綢繆如夫婦。一日。女至
淚滴闌干。曰。夙世緣盡。今夕受君恩愛。寔不忍離。吾
家父母。將遣伴來運柩。勢不可留。當返省視。魂歸
千里。後會為難。君今歲辭館歸。頃一往。浙。遂與髮間

摘一翠鈿與生。可持見我二老。妾有隱願。以圖報君情於萬一。然成否有數。不敢預期。珍重涕零。張亦泣。侵曉而去。明日果有浙人來。遺女公子。極自此亭。含寂然。歲聿云暮。孤館愁思。簿書顛倒。時憶芳魂。偶翻遺墨。無不繫人魂夢。乃辭居。停旋里。累無拆擋。家無有遺子。遂買舟作西湖之行。三月而抵杭。先是。女有一妹。名好好。無兄弟。年已十八。未字人。今其妙觀歸家中。茫無事。其妹好好。忽撲地昏絕。踰刻醒曰。大女

娟娟不孝中途棄高堂。別幾年矣。幸老人康健。父母曰。兒果歸來乎。勿驚汝妹。女曰。幽明異域。觀西河。今兒自晉數年歸。兒冥冥中已定婚。山東秀才張如瞻。兒已將所殉金翠鈿與之。不日汝婿來拜岳完娶。但兒魂魄無依。舊舍不可厝。曷惜我二妹軀。父母曰。不可。兒固得所。如汝妹何。女曰。二妹與兒幼時最相愛。小時曾共誓。得嫁一個好書生。吾兩人共事之。斯願已足。今來特與妹妹合舍。使一其身而兩其人。望

爹姥許我。父母曰：兒病狂耶？女生時好，以手撩鬢，言次輒作故態，神氣聲音宛然。似昔，復諄諄訂其父，乃給之。曰：俟婿來區處。女喜謝。由是忽而媚，媚忽而好好，中夜幃帳唧唧作兩人語，儼若姊妹聯床。即起視之，然也。家人咸以為癡。越日，張生果至，以刺及翠鈿入謁。翁異之，延入客舍。女窺簾見之，驟出捉袂與語。父恚甚，母訶之，始慚沮而返。生感泣，遂告以晉畧之事。垂泗拜伏不起。翁扶生，不以為悔，乃許以字。生

下

謝出。至日，生往贄花燭，燦列新婦，入青廬，搭面既揭，生不敢認。媚娟曰：汝不識如何？眈眈視，盃飲後，歡洽縱談，別緒縷縷，乃謂張曰：明日我妹子來，妹子年幼，拜望君憐之，以愛我之情，以愛我妹，則妹感君，而我更為感之也。君其視我，與妹而勿貳焉。可矣。張曰：卿即卿妹，卿亦卿妹，况卿妹固不殊於卿，卿而視卿妹者，又安忍異視於卿妹耶？翼旦如婚禮，而女則嬌羞婉轉，儼然新婦。非復昨日之如舊婚媾也。後一日為

姊一日為妹皆相篤愛。或家中有宴喜大事，則姊妹皆出於一人而事可兼綜，而共理彼二人者既同氣而連枝，張待二人自不敢二心而膜視。張在南中十年，岳父母終殯，葬後仍携卷而東。時稍有囊資，遂下帷攻苦。壬子舉於鄉。五年復官於晉，即為壺關令。衙齋無事，夫人嘗至古香書屋，撫此長楸，法然流涕曰：「此姊去妹三年，孤苦離父母，會張即鬱於此。今復何時，樹猶如此，不禁令人悲喜交集。」取各生一子，視

同已出。張官至和州牧，卒於署。夫人命其子詣杭，扶櫬來東，皆合葬焉。

溫江

鄭延

鄭延淇縣人幼失怙十六入泮韶秀無比淇人美其名曰鄭大姐聘陳氏未娶天祖鄭母愛之慎擇所配恐拂其意而鄭又高自位置故二十五而求鳳未就也會入郡過府橋下一小綾絹鋪櫃前有女子白潔瓜仁面勝細如一捻心愛好之趨入鋪買綾女呼其元出非鄭意乃固為低昂而去明日鄭見女呼其女欲呼元鄭曰無庸指架上包即此綾昨已言明若

鄭延

于鑑。女初利其價。遂與鄭。脫貫如價。女沉吟返其
半。曰。毋須太多。鄭德之。由此日往觀焉。既而女亦目
送而送之。鄭乃屬媒姬。通其意。其兄返命曰。弱妹得
秀才耦。大佳。但只好作畫中人。恐不任井臼事。鄭曰。
吾家頗有薄產。斷不至使新婦入厨下。歸告其母。遂
委禽焉。踰月。其兄送之淇上。即返衛。合卺之夕。女哭
泣不自持。鄭抱入幃。極溫款。並道眷戀。女嗚咽。鄭憐
之。三日而不敢問。則後鄭強為之。脫女體。女不得

已任鄭牢不可破。鄭固偉男。以為西石。尚能穿也。
層。和逆馳驟焉。亦不可于。是降格相求。女竟開門以
納。噫。何前倨而後恭耶。鄭問女以故。女曰。奴小字改
姑。蓋石女子。自幼陰道絕。前曾適人。見棄。今蒙愛而
娶焉。倘不為嫌。當屈體以奉。無所後悔。君如必注念
前好。妾誠。選謝不敏矣。鄭雅愛好。伉儷殊甚。彌月其
兄來。饋見妹有喜色。鄭亦無他詞。乃幸甚。女事母最
孝。嘗于母前欲為鄭娶。姬母曰。新媳婦老耶。數月不

伏雌便望免子君眼穿。倚房中添一乳。酸梅子入
口。便要作切齒痛。鄭亦不肯女隱。為後嗣憂。女嘗供
觀音像。朝夕禮拜甚虔。日者有老尼至。女敬禮之。鄭
亦喜與女冠子談。遂由齋供。尼曰。有幾公子。女曰。不
育。尼曰。大娘。女何以美而無子。鄭應之曰。此街人為
之賦。頌人也。尼曰。若然。我能治之。請問。女與尼入他
室。出曰。無傷也。石外也。非內也。尚可以療。詰旦。携藥
來。令女入幃。以翎點藥。敷其隱處。繼以刀刮。曰。覺痛

楚至女曰。不願吾師施大法。力廣為洞開。毋使一線
鬢叢致。郎君又歎。蜀道崎嶇。耳尼笑曰。適可而止。想
此中無並。響行者。復以膏皮。曲一小孔。可以便溲。百
日之後。客將入門。而左。女尼不受謝。竟去。女謹奉教。
鄭移外寢。無何。而瓜期及。鄭為之揭門封。闔關之間。
已若有稚子。候門也。女先固瘦。不勝衣。自此而豐。
臨美頰。肌膚有餘脂。而乳脹。如合覆。二建磁。鍾。惟
有雙。勾。三寸。依然。故我。耳。二年生一子。名晚生。鄭嘗

於枕上謂女曰。人生得意之遭。即伏於失意之內。隱
吾兩人橋頭肆上一吟曲情。及至于歸入帳之夕。倘
以卿故。一旦翻然棄置。卿復何辭。而我亦未為失德。
弟使再續其弦。安知不仍脫其轡。如今日者。卿憐我。
我復卿。是今之視昔。更甚於昔之視今。縱前後判若
兩途。彼此皆同一致。區區之情。恒有所固結。而不可
解。然後嘆誠通變化而心堅者之石。與俱穿也。鄭終
身不二色。夫妻偕老焉。

芙蓉世家贊

芙蓉氏為長盧公之別支子也。生於滙注。其始在周
宣王時。負張仲仙去。遂傳其類而無族。不生不育。聞
氣適種以生。亦曰駟。曰駟。曰駟。嘗附其母族。而
父子之間。有跨竈之譽。無舐犢之愛。戰國初。兄弟皆
為趙簡子執鞭。嬖奚良之亦嬖焉。後董曼護之。乃見
殺。支遂微。西漢從衛青征匈奴。勝而歸。隱其功。不獲
受賞。東漢元鼎年間。曾自修弥入中國。武帝愛之。屢

召見多賜大內寶器欲職以黃門郎東方朔下之遂
以資格累其後間有繁生皆服役于賈馱蓋車之手
賤不足齒唐天寶中明皇行封禪禮益州之支以護
駕死明皇憫其勞謚之將軍賜塋槨墓今在唐禪壇
北北帶起者是也芙蓉氏自此官後吳元濟用其孫
為部下都尉勇悍絕倫吳少誠據荊州軍馬少不繼
嘗聚其徒教以軍旅多立戰功而勞績終不著史冊
于是其氏多作世外遊效少君入河東蒲坂一支又

有隨勤子訓去京師者然其負重任勞有足多焉考
其事績往見於流離板蕩之秋睢陽一敗宋徽宗
之不罹于難也謂非芙蓉氏之功不及此嗚呼世有
駑駘戀棧之輩何可勝道如芙蓉氏者又復以所生
之疵而與共棄之且以抑塞其遭逢風塵論識其誤
註者幾何哉吾于芙蓉氏不譜其系而世其家焉贊
曰芙蓉之氏於誰之行如車踵鈴如草寄生入於華
山之陰曷悲夫蜀道之難行子兮子兮雖馮氏之亂

守寔靈家之崢嶸

七如氏曰俗有義子抱養甚夥然使其愚戇斯已耳一旦成立而擲揄排擠者至矣甚而鳴官按例歸無何有之宗離莫如何之異輩之一世良可歎惜余於此文益有感焉

金存菴曰滇黔之間猛狃獠種不一中國人取其女而生兒多修悍此類是也此驪考也亦復典核稱詳

張二枝

張姓行二濟上人。性凶悍。故以稜名。書法也。為州小捕。柳人怖之。值歲奇荒。人相食。流亡遍野。民不聊生。而張乃安享豐裕。自鳴張嘗在道邊。俟往來行車。有推載小男女四五人者。知其為販。截路而呼曰。何處採來。人口敢從。官道揚鞭耶。隨我至官廳報驗。方出境。販者恐賄之。如所願。乃釋。時垂斃之兒。塞滿道路。張掖之。投鄉中大戶家。無何乞死。張必詐索盡致。方解去。

又或至鄉中與大戶無故口角或以石自破其_原以
橫清得金以供十日醉城中有_商子張思得其鈔覓
一妓候之城隅俟_商子過妓肩擠之而喊張誣_商子
白晝戲良家婦_緜之當官用數百緡贖免以所獲半
入官衙所以官知不治反倚為_鷄且任其_蠹也前村
有鄉甲買一妾張知其遠來逃亡張携其夫往初念
無非索幾緡以為快遂排而入曰爾何恃娶活漢妻
耶其妻聞之出與其夫抱頭哭甚慘張憫之縱其夫

婦甲不敢聲復解囊令其圓聚而去張乃醉飽於鄉
甲之家以防其襲鄉甲固畏其悍莫之何嘗剝牛賣
諸市識者不敢指証其局嚇鄉愚等事張謂之為配
藥而破顛_昇屍等事張謂之為打錢皆寔錄也一日
午醉休後圍柳樹下忽二皂衣至腰間出鐵索套其
項張曰二位何事我即有罪曷緩此小青龍為我由
一線光狐兔相憐何太逼耶二皂曰吾非陽世役隸
爾惡貫滿盈冥府察之來勾爾魂尚夢作謬何

張自思我出入衙門數十年間。不法官長。撞成把。豈冥地陰書。便打不開。况陰陽並無二理。吾將試之。曰去困。但二位遠來。曷少作漿水。以勞困。可乎。二皂許之。張入厨。先取灶灰。於前後門鋪散。滿地。復持長鞭而入。曰何物鬼魅。敢來恐嚇老張。遂揮鞭按跡而撞。二皂啡啣萬狀。奪門不敢履灰上。從窓隙中逸走。如人狼狐鼠竄。云張計得嗣後。嘗以灰圍其寢所。越數日。如廁一昂首。見馬面者。投之竟去。張欲

言不得。至一官廨。見南面怒容。猙獰像。頗不似世間笑面官。曰汝即拒捕者。罪惡累。不自悔改。害人橫暴。合置油鑊。南面筆判油半百斤。鑊馬。衆鬼牽至鑊前。敵烈。鬼擔油入。張曰諸位一言奉贈。鑊一人。粟事百斤油。半用之。餘者諸公携歸。可以代膏燈。半月衆喜。張又曰相煎畧緩。假我一見閻君。返即就死。甘心也。衆以其減油。牽之堂下。王曰復有何言。張曰油鑊二稜。定以百斤貴瓜。牙移吞其半。囚體肥入鼎。不完

其膚乞賜滅項之凶較甚涸轍之苦感德無既王六
怒衆鬼幡然令以蔘藜搗其鬼卒流血滿庭一判稽
簿進曰此人尚有兩善合不當休所以吮于甕鏡
間也王閱簿稍霽點首曰囚固狡獪亦搗四十始放
回陽衆按之塔下箠楚交加張固常受杖鬼力盡而張
亦不甚憊杖畢數十鬼呵逐之張曰何所見而拘諸
幽何所見而還諸陽望明示我判乃指簿示云張某
生平無一淫行為第一善又於某年月日救人夫妻

完娶亦一善事有此二條准上百惡但當痛改前非
否則重懲俱罰也張亦駭異出衆鬼攔之索討錢文
張曰我張二稜縱橫一世門中朋黨未有不拜下風
者一文錢真不費爾等游魂餓鬼亦敢來手中討生
活耶衆忍其嘶喊任其去張甦時而雞已喔々鳴矣
身熱兩肘青腫三十日痛苦不起床張自此頗能改
悔誓行百善以贖前愆有人向張談及往事則如批
其頰亦頰不自容後竟以壽終焉

骨種羊考

羊皮有骨種稱者春裘也。百金一褐。時人貴之。色純而螺纈。可為冠緣。或曰。是一羊也。何以骨種名。從來和植之類。麗土而生。蠕動之物。含氣以育。昔人有種米植羊之喻。謂事理之必無也。然以骨種之名。則又似有可據者。按北齊高昂。從征行曰。墾種千口。羊泉連百壺。酒朝圍山獵。夜迎新婦。浦江吳立。夫有稱羊皮書梅歌。嘗道刺刀羊可食。土城苗種羊脛。

四圍簪垣聞杵聲。羊子還從脰骨生。青草叢抽臍未
斷。馬蹄踏絕繞垣行。楚石大師懷古詩。有自言羊可
種。不信滿成絲之句。人以問師。曰。大漠迤邐。五人能
種羊。取羊骨。以初冬未日埋地中。初春未日為吹茄
咒語。即有小羊從地中出。凡埋骨一具。可得子羊數
隻。雙槐歲抄。西域人殺羊而食。埋其脰骨。舉杵擊築
久之。羔從脰骨而生。臍未斷時。馬傍踏振之。即跳躍
而入。饌肥臍。其皮宜作書褥。西使記。墜種羊出西

海。以木臍乃斷。即能噬草。至秋可食臍內。復有種異
物志。大秦國北有羊子生於土中。秦人候其欲萌。為
垣繞之。其臍連地不斷。以刀截擊鼓。驚之而絕。因跳
鳴食草。今閩粵間有種。蝸房。又有種。埋田以殼為灰。
按時撒之。則翌歲蟪埋叢生。其間由是言之。固然無
足怪者。而寔出於四生胎化之外也。

桂園之域。向是錄。下皆種。皆皆。重。迥。皆。皆。不。似。

他羊。今西域。兩。委。皆。皆。字。之。

翠柳

維楊汪本以手彈自詡嘗遊京洛縉紳間曾見賞于
吳橋某大司馬因稱甚汪由是一柳之上方畷之間
聞汪生之風者可以不戰而先餒一日遊三楚寓武
昌太守張公高手也癖于木野狐因與汪奕三戰三
北汪勝氣臨之太守啣汪思得一勝汪者可以不恨
而卒寥々張子靜夜燈前覆汪勝局反復凝想計無
所出一婢年十五名翠柳慧而能捧茗在張公側久

立乃曰。蓮漏三滴。尤抱石子不寐。夫人將不耐等矣。張不答。翠柳指局曰。但此間爭一着先耳。張恍然。遂命與奕。終局。翠勝。張大喜。抱之膝間曰。可免明日當與汪奕。為我一洗前辱。辰起請汪。及乘賓至。復布局曰。今日有小女子學步者。願先生教之。汪漫應焉。張公呼翠柳出。汪視之。披髻了結。僮婢也。立案前。入局。即持白子曰。摹讓一先。生請下黑子。可以前驅。勝我也。汪領之。甫三四着。汪色變。翠曰。先生面頰矣。翠

上。嬉。顧。畧。不。經。意。而。子。落。枰。間。一。座。皆。驚。翠。又。曰。先生汗出矣。汪頰頗澄。思下子愈遲。翠隨手擲之。疾若鵲落。既而翠柳基聲乃與笑聲下。格。相。酬。答。汪如木偶。子更無着處。翠以手自捏其鳳翅曰。先生坐亦知立者苦否。衆粲然而汪之神喪志沮。轍亂旗靡。忽為翠柳于西北角上。劫去十教子。如方塘一鑑。白鷺數點而已。翠乃以長袖自掩其口。胡盧曰。先生。自。知。先。生。負。零。碎。連。步。以。入。汪。目。望。洋。不。知。所。為。

是局固未終也。汪雙雙返寓。明日遂行。

金蠶蠶

滇中有養蠶家。殺人漁利。得亦自殺。名曰金蚕。大約以端午日。取蛇蟻。諸毒物。聚為一器。聽其自咬。將盡死。獨生其一。則毒之尤者矣。以時飼之。雖匹三年。雜以五色綾錦。裂而餌之。此物最靈。奉之者。凡一動一作。皆尊承。而不敢稍狎于心。否將不利。暫則日變。月化。形遂隱。俾其行毒。必先試一人。若無過客。則以家人當之。中毒絞痛。吐逆。十指如墨。嚼豆不脛。含碧

不灑是其驗也。夫而後祈求糧米銀錢無不如意。然按月必盡一人以為饗。盡者蓋以其糞納飲食中云。宜良章姓夫婦赤貧。三女一子無以為生。遂蓄蠶。成。家巨富。嘗置廝僕多夭死。初人不知。後知為蠶。張雖多金而門致可羅雀。乃設酒肆於通衢。暫亦有偵察之者。解貂入。雖過門不入也。蠶之索饗甚急。張于此時求蠶之去而不可得矣。張大女荷珠已適人。二女蓮珠露珠。年皆及笄。咸以蠶故。鄉里評旦焉。遂一

灼不至。後年餘。其大倩死。蠶也。會有楚人畢路者。字藍峯。留于滇。為^橋厭荅業。三十而鰥。張欲贅之。次女將以飼蠶。畢不知。遂婚焉。畢見蓮珠美而岳多金。竊自喜。獨女視畢則點首嗟呀。畢問之。輒不答。久而荷珠露珠見之。亦如是。畢曰。大姨小姨。何靦面黥^然。而神傷也。亦不答。一日畢入室。醉女問誰與飲。畢曰。是大。人強以酒。女驚踰時曰。萬幸。畢次日問女。泣告以蠶故。今歲蠶將及我。父母愛我不忍割。乃以我為餌。

將得汝以代犧也。畢聞之驚泣，並問計于女。曰：盍去諸。畢曰：我不去，我死則卿活，我去則卿死。卿既不忍我死，我遂竟去，以聽卿死。是謂不情不情，必有天殃。反不如盡死之為得也。無已，請訣。鬻我，不之悔。于是女為之百計防檢，且若姊妹，亦與有維持之力。故張父母不能行其毒，然女寔憂之。女欲與之偕去，而父母亦如女之防其盡之防，其去如是，遂皆不安。而張又急急為盡供，日者偶持筆，命畢作一札致

人，畢吮筆而書附之。去，女拍案曰：即休矣。畢曰：無他，女曰：含毫濡墨時，我何念不到此耶。相與痛哭，移時而死。女悲愴甚，遂藁葬于野。夜，女移往奠，歎見寒星一點，奕奕來前。女以為燐，近女身，則畢也。女驚曰：汝鬼也。我欲與汝偕行，畢曰：卿不必爾，向我死後，抵冥司，稽我並非藉中數，我將返舍。又恐巖者不相容，姑俟至子日，有新官過境，汝訴之，自能救我。無悲啼也。如期，昆明令朱某直隸，人名進士道過，如累之其

家寔遭金蚕之害。欲去之而不得。令示期往。勸携竹
箴籠。兩刺蝟入門。令見其屋瓦無織。玉曰是也。
乃啟籠。蝟出入其家。週遭尋剔。凡榻下牆孔。稍有可
匿之處。莫不聞嗅。後至其大廳左柱間。鑽穴以下。約
三時。兩蝟擒一虫出。如赤蛇。一團。無頭。臂大可圍。俗
呼絆之虫。絆。釧也。乃籍其家。拘張拷掠。其所略騙毒
殺。不可勝計。後死于獄。令乃開畢屍。驗之。未損。以甕
菜汁併死。蠱烹而灌之。遂甦。女孩之歸。腹作痛。瀉三

日。視其穢。而死蠱大小糾結。相纏如鎖子環。畢乃欲
携女返楚。女故張之中女也。其大女孀。三女未字。張
母恚以委畢。遂皆歸里。畢歸楚。有三妻焉。君子曰。終
非畢子之幸也。得三妻亦蠱也。

種痘說

種痘不知始自何時相傳昔有善士虔奉观音得一
子遇道人授種痘法伊子出痘數粒圓潤堅好不藥
而愈因傳于世名曰觀音痘是種痘之原本天授
憫嬰兒之遭厄乃消患於未萌有回天轉日之功無
短折夭亡之禍相傳已久奏效甚奇奈世人不察或
議其矯強或慮其復出率多疑沮且有深信者亦因
循怠惰遷延時日迨到天行忽發燥熱外侵火毒內

種痘說

久遠近蔓延一經傳染無論為險為逆命在須臾即
幸遇順症亦勞心力幾費經營始獲保全倘有疎
失悔之已晚若早種痘決無慮此蓋種痘與時痘利
害懸殊時痘猝然而至種則可待其時擇冷暖調適
之候舉行天時既正自無吞塞之憂時痘一染便發
種則可視其質俟神氣健旺之候下苗精力既充自
無虛弱之患時痘之發人不及知未熱之時或冷暖
失宜或飲食失節或風寒不謹或跌撲不防始既知

于保護後遂多其變更若種痘則未種之先已為調
養方種之候即投藥石火預清矣毒預解矣按期奉
續保無他虞况時痘之感有邪有正者尚慮其險
邪者必至於逆若種痘之苗則美中求美受氣之初
既得其正則形之後自無不順且所費有限貧乏
者亦可勉為所出甚稀人少者亦易照當種受便
難以枚舉而世之遲疑未決者亦謂種痘不無偶失
耳不知不種而失者十有二三種痘而失者于茲一

二○而○此○一○二○者○又○緣○時○痘○已○萌○于○內○而○種○痘○又○施○于○外○夾○雜○感○發○以○致○踈○虞○若○非○時○痘○之○際○斷○不○壞○乎○故○種○痘○者○必○當○時○痘○未○發○擇○其○苗○之○澤○潤○圓○厚○者○擇○吉○種○之○自○百○無○一○失○永○不○再○出○也○其○或○庸○醫○止○知○謀○利○不○審○嬰○兒○有○無○疾○病○痘○症○未○現○前○疾○先○增○或○病○家○止○貪○安○逸○竟○謂○種○痘○不○必○謹○慎○致○外○感○雜○投○變○起○倉○猝○此○皆○人○事○之○悞○非○種○痘○之○然○也○若○果○擇○名○醫○選○嘉○種○慎○藥○食○謹○風○寒○相○天○之○時○因○見○之○質○依○法○種○治○則○嬰

孩○咸○免○夫○折○而○登○仁○壽○之○域○矣○今○南○方○多○行○此○法○吾○鄉○咸○以○為○備○蓋○痘○症○最○盛○於○南○又○起○于○中○古○亦○氣○數○之○積○漸○沉○溺○使○然○也○猶○之○乎○五○石○之○煎○上○古○無○樹○藝○之○法○而○亦○熟○自○樹○藝○之○法○行○五○穀○遂○無○有○不○樹○藝○而○熟○者○矣○今○日○之○視○穀○焉○知○非○後○人○之○視○痘○故○據○所○見○為○未○知○種○痘○者○歟

按醫學大全鑑載古有種痘之法起自仁壽帝於京畿免

災所原自宋真宗時峨眉山有神人出居巫相王旦之子種

瘡而愈遂傳於世

飲

吉羊

吉羊

周劈刀

汝寧周若水名進士也為冬強縣令。性興教。教。獎勵
後進。愛才如命。一時之秀。無不樂被其容。接簿書。缺
掌之暇。長吏之堂。不啻師儒之室。百里中。蓋彬彬如
也。會當放衙之期。捕緝者獲一竊牛馬賊。名周劈刀。
吏抱牘比。按律請。俄而羈至。長跪塔墀之下。趙
視之。雖屈下膝。猶昂藏高出几案。鬚長飄。腦後。趙異
其相。先問捕者。曰。爾從何處緝得。毋候捉好人。捕告

周劈刀

曰若囚嘗往來於燕南趙北之間得入牛馬輒騎而去有追之者周即挾刀劈鬪勇不可當劈刀之名自此有昨大醉軒雷卧野廟中故得就縛否誠不可與爭鋒趙乃指周曰囚何說之辭周慨然曰大丈夫委委落落何可一世今不幸被羈豈等鼠竊狗偷輩作乞憐憊賴狀竊誠是囚諒不至大官以殺牛馬之人如殺人之罪趙曰囚亦知夫竊之輕重乎周曰既為竊豈不知竊願為大官陳之天下古今紛々多竊者

也獨囚也乎哉竊也者取彼所有濟我所無初不必明彰其劫奪之嫌而陰成以投贈之好况放牛世替借馬人亡偶值以事之所必需者寧復計其風之不相及至先天義慈徃哲名言人能竊之即可以為聖日月精華陰陽真竅孤能竊之即可以為仙極之竊寶玉竊大弓竊虎符或作權奸或作義俠等而下之玉卮并斗之精爵秩之榮竊位者一旦藉手固莫不名顯當時蔭及後世區々慢藏匿跡於馬渤牛溲之

下又何竊之義類之足如興竊獨囚乎哉趙蓋異其
言薄責而釋之後十年趙猶子官於粵有平倭寇周
將軍者通款接問若水是君何人答以諸父行將軍
何以識之曰是我師也感恩知己寡而有之林下先
生頗復記憶倘有便鴻余有一區並薄物申敬因念
井園多門墻未聞有武弟子後寄書郵返其琳字中
始緬述之乃知其人猶錄其寄詩一首以示云學書
不就劍無成曾向燕南草澤行命也何如拚一醉薄

乎云爾感餘生海門蛟射秋風壯聖主龍飛野鷲平
今日功名銅柱表願從桃李報恩情

鄖陽太守

儉美德也。過則鄙矣。故詩刺褊心。謂其不衷于度也。
余族猶子省軒。本閩籍。歸吾大宗。壬申舉北。四考學
錄。為國子先生。二十餘年。工書法。刻有集古滋蕙帖。
行于世。憶其助教成均。日常不給課讀之暇。則為人
縫紉。易錢鈔。每晨買豆芽三斤。或付渣一塊。煮熟飽
食。出門去。則備食糊口。至暮始歸。罈中清水。不計冬
夏。飲數杓。或又作紉事。或抄書。如是者。習以為常。風

窓兩屋破絮懸鷄泊如也炕一白毡日則讀書寫字
墨濡淋漓夜則束身其中已五陞刑曹主政乃車
無幃用高麗紙糊一老驪御之每五更蚤起開炕爐
煮老米飯半鍋食然後入衙中故有公厨每頓銀
二錢不肯費御車者去城外半日為人載午迎其主
人返其所得鈔可辦兩日菟豆每日辰散衙後省軒
一人兀坐捉筆點畫律例八年成一書名律表亦
梓行前大學士舒以其勤慎列保薦蒙

思以繁府用丙申放湖北鄖陽守蒞任之日相隨一
僕一驛僕即飼驛者踰歲眷屬至鄖其子年九歲會
當冬冷子無風帽欲為之購不肯曰小兒當鍊頭不
必冠遂傷腦以鼻涕死其妾京中人也足不弓嘗著
其破朝靴其家丁皆敝衣決踵選邊而環向夫然後
顧而樂之固不知其背面時皆狐裘煌煌也不宴客即
宴客亦不飲酒有同城副將馬某回教與省軒最契
三年之中不肯卦一羊相邀讌會以審案赴省謁各

上司衙門日昃不得返嘗以炊餅納袖自與中啖之
人問食餅時途入共耳而見之乎曰我食此以袖籠
不令人知人或見我類動不過謂齧櫛柳吸鼻烟耳
初秋著一簾麻布袍染作米色衣以示貧其質有類
於羽毛紬其色不亞於檉鄉爾署荊州府署有樓相
傳有妖物憑之凡新守至必牲牢音樂以祭否則祟
省軒不祭遂病瘡有勸之者輒搖手不行至卸篆病
亦尋瘥余過武昌與省軒遇相由彌月每日苦菓糲

餐不可耐我欲歸是夜人靜省軒持金二百置余床
頭云不腆為叔贖且為祖母壽區區飲燕歡聚比處
皆然一旦驪駒將駕行者不足為一日之春有贈然
令人傷心者吾叔以負計計跋涉千里外諒不為鋪
餽來也因受其金且拜其言馬踰年省軒告歸闔戶
已八十矣噫儉則固省軒之謂歟然其不為浮祀不
作浪費贈遠人安淡泊其矯世勵俗之行又當時士
大夫中所難能而可貴者也

省軒有儉約一篇云蓋聞崇儉去奢本屬持躬之
要辭華就樸尤為訓俗之宜自世尚虛浮人鮮樸
節侈于自奉爭羨何曾之食萬錢驕以成風輒誇
孔融之客滿座肆遊張樂笙歌不絕于華堂開司
延賓珍饈日羅于綺席雖隆儀異數徒費鉛銖一
寔意真懷有何裨益吾輩從大夫後為士庶先淡
泊相期志何取乎大快紛華奚事情不用以過
敬敬告我同僚共守清規準刺可以通名狗煩全

東片詞即能達意寧必莊陳至于宴會往還惟期
伸我積情觥籌交錯止宜決彼常情小酌不攝于
四兩屈量為佳大竊僅可以三斤過飽不取非必
為矯情之舉聊以表惜福之規此約

南中行旅記

五月十三日早晴。飯後暴雨。點大如粟。俗呼為磨刀雨。踰時霽。出歸德門。同許姓。能逼使者。看十三行屋。臨水。粉垣翠欄。八角六角。或為方。或為圓。或為螺形。不可思議。前則平地。如坡。門仿閩式。開於旁側。白飾雕鏤。金碧焜煌。多幔繡。門有番奴。目深碧。烟。髮曲。毛髮。類脊鼻。騎持佛郎机。為邏守。衣多羅辟支。懸霜。燭人。毫芒。非問途。已經者。不敢入其戶。重以繡簾。

憲極悉用濱鐵為之。既壯觀且可守禦。內嵌琉璃大瓦。當屨滿時。皆鏗鏘作應。山谷響地。鋪洋攪輸。腥紅如灑瀨波。幾不能履。恐穢生塵也。座設雕漆為之。兩旁度手中以草墊。其一角前向。出入兩股中。几為月形。或半圭層。鑿菱蓉攢花。其白面碧腫者。為大賈冠。以黑絨三人。望類昆盧笠。衣青氎束身。大金鈕釦。纍貫珠。鞵用雜色緯。通體皆縛扎。無懈處。草履。捺赤藤。人謂其藤中藏芒。又云。通使言赤藤者最貴。導以

意作。免胄禮叙賓主歡。余答以揖。進金盒。恭嗅之。辛香不可耐。渠則盈掬充兩突間。喻不作一嚏。頃設饌。器質亦豫章蜜。但金碧滿繪。五彩相燿。與時用者異。每器可容十升。盛雞匹。悉刻其頭爪。圖圖以具。不驚。切用鐵牙。入為箸。食用麥。雞以苗胡麻。燂塊。酒具。白玻璃。晶瑩徹。內外口益而中直。
渠噴。喜作指環抵唇者。三。通使繼乃散步。檻廊窮觀。奇異有樂鏡。

聲即無訛。刻時不爽。有千里鏡。可以登高望遠。三里能鑑人眉目。又有顯微多寶。小自鳴表。持之耳畔。如蟲之啄木。又有海洋金。圓貝多羅花。丁香藤。相思鳥。五色鸚鵡。倒掛禽。猿獸短狗之類。簷間懸水晶。瓔珞露垂。風來則珠竅搖空。錚錚相擊。撞貯火可五十盞。余往來珠江。夜深則遙見之。辛卯都中亦見此門有懸旗。色用珠紅布。地作人股者。是智蘭賈也。餘處未觀。日將曉。遂返。續遊竟不果。

黔中兒

江國瑞黔之威寧州人。家貧業屨。娶妻張氏。三乳而舉五子。不十年皆齠齔。一人屨遂為八口累。于是困憊滋甚。夫妻著敗絮。五子保焉。終日飲粥糜。且不重食。繼而妻病瘵死。遂鰥。父兮慈母職。更難以堪。長次曰萬清。永清。三曰長清。慶清。五曰福清。冬則五子羣卧草中。江視日之蚤暮。抱五子而就曝。日出東則列其子皆牆西。日轉西則移其子于牆東。呱雜音。

幾不可耐。亦無如何。餘暇猶織屨。萬清年十五而偉。永清亦如之。遂樵于山。日得柴兩擔。售于市。可敵其父五日。屨如是。江稍裕。三年而長慶亦崢嶸起。亦能樵。萬清無通獵事。獐鹿野豕。偶一得之。可易貫錢斗粟。江室中有大布之衣。乾餼之食。自今日始。城西坪忽有虎患。官捕不能得。斷樵路。萬清乃謂永清曰。兄會須格殺此獠。忍其猛。弟當助一臂力。永即應。萬往而長慶亦欲與俱。兄訶之返。乃陰隨之。萬永至。俟于

岬。虎來。萬出。虎撲萬。以手握其腋下皮。舉而立。虎亦立。永即出曳其尾。于時虎不得奮相視。而雄忽而長慶猝至。左右各捉一虎蹄。扭之。虎怒而起。衆復按虎仆。以虎口置地上。揉捺之。虎大怒。騰而奔。衆方欲逐虎。領下忽貫一矢。大吼如雷。聲震陵谷。躍入危崖而斃。但聞樹杪一免曰。諸兄酣鬪時。打成一片。弟無處下手。幸而繼去。乘隙而中之。乃知其為五弟。清清也。會川苗騷擾。威鎮勦捕。萬清兄弟皆入伍。萬清首

登苗寨破其礮得其首級九顆懸之腰間而返威鎮
曰好男也擢為裨將請于上遷叅戎褒賜有差其昆
弟四人累立軍功皆官守禦每出戰五人犂犂而入
勢若長蛇而福之藥機猶百發百中今國瑞年七十
健飯五子迎養於官終日慈笑以為少年時所念
不到有今日耶

馬二娘

慨自南齊衰世東昏驕淫縱一日之後靡貽後人之
沿襲如金蓮貶地事屬偶然浸假而閨房士女無不
學步後塵二國之習流毒一至于此吁始作俑者其
無後乎然而風俗移人賢者不免又烏能力矯其衆
邪而一衷於獨是此馬二娘之自愛其織也可述
巴馬二娘字桂樽浙紹興人隨父幕于晉之大同初
生母夢流水上落花一片遂拾入懷父母以為不祥

因命名桂樽以禳之。及笄，丰姿態度澄然深秀。又善自妝飾，或增一分脂粉，不嫌其污；或減一分容華，愈覺其麗。至裙下雙鉤，尤所愛護。昔故有纏足女師，朝縛結，桂復自為紫鞞，製繒刻玉以求瘦小。又作金絲履，鳳頭尖，軟香幫，並刻梅花粉底，種增華。通詩書。後其父隨張學山太守入學，旋被逮。桂乃流寓羊城，年二十，無問簪脩者。父死益困，有鶴山令雷姓，閩人也，以三百金贖為妾。令本粗俗，夫人更悍妬。初見日

即厲聲加凌。桂俯首受命。夫人固閨產，兩見如藕船及觀桂之纖，公愈示已之壯趾，益恨桂，常錮禁之，不與令通。又使終日侍立，稍不如意，即提擊其足。否則以彼足躡桂足，一痛入骨，如刀削，脛無人處。桂常蹲地，手撫雙翅，凄然淚下如雨。日則刺眉灼目，夜則長漏寒燈了無生趣。遂絕食七日而逝。遂城南圓通寺側，寺有李子玉寓居焉。一日見一老嫗持一對串珠履欲售，李愛而買之，持歸燈前把玩，見其針工縝密。

僅二寸。以漢古尺度之。蓋三寸也。正疑想間。忽一美
麗在前。綽袖雲鬢。若近若遠。生曰。卿豈遺爲仙人乎。
卿固解。不當增我亦非麼之印。慵女曰。一綫之遺。漫
勞三顧。感君雅愛。特來踵謝。李桃燈檠。裙下照紅蓮。
見其弓彎一捻。喜曰。此誠卿物。否則無此巧。亦無此
小也。生抱女於懷。女殊羞。報惟低首自顧。漫蹴其裙。
邊金線。生與之狎。頗極歡昵。由是夕至不虛。生嘗弄
其兩足。替曰。赤膩甘香。端正瘦小。噴。不已。女亦自

深心賞。生復其一彎。引入唇邊。女曰。狂生太囉。嗚矣。
盍爲妾咏焉。生遂成二律。一。雙公鳳。巧如錐。小立
翹然。恐不支春。暖瓣開花。綽約夜。深鉤上月。參差脫
來。似剝新菱。角裏後如纏。嫩笋皮。撥凌波。仙浦外。輕
盈好。向掌中。持曾向潘妃。步後塵。瘳來寸。可堪珍。
印成。轉玉留香。徑舞羅輕。蓮步。苗怕。是歸醒春。夢
客幾回。以動早朝人。深閨夜。靜雙遺。爲還當金。錢問
1。類女。斂衽曰。得此佳韻。死有餘榮矣。乃緬述其爲。

鬼並生前遭際攻河聲渡俱逆生復曰卿何不效唐
張客雲故事乎分游魂所變半涉荒公即令復起
無能益我適足禍人不屑為也言罷香然成烟翫
於衽席間經時而散

荊州沙市有蜀妓徐金是然度端好常有愛其戲之者

峯之者則喜命此而猶如珍飾不釋手徐謂恩而復之

李或值遊識後名反必徐今存廿三夏間有司劉君

以言金與實為徐徐不許曰古間人誰是知已推名已不

自許甘能家三之不相強云徐亦有微服身伶長步元控能

王臨女甲氣不喜歡笑唯偏怒者多任方心實學年文大方

李五

濟寧三井闢為運河蓄洩湖水而築糧艘至起板迎
油以上千夫牽挽聲振斷流如聞鼙鼓行而引者謂
之短絳止而提者謂之排夫餓鬼道中往托生於
此因憶友人有憫糧艘率唐古詩一首云西江
運船立紅幟落帆渡橋來浦裏長送風上水萬斛重自
憐淮海同泥滓計合一條麻繩挽有力未免遭驅使
郵夫防吏急喧驅夜聞鼙聲人盡起不辭手足皆併

問其所之。出官道。伏柳樹下。夜北風凜。一人自行。李跟踏來。意其為歲暮。遑歸者。棒唱之。其人懼。遺所負以逸。李喜。固利在物。不在人歸。啟視。錢物新衣。頗足辦五辛盤。夫妻皆欣。度樂歲。弟倘來物。不甚愛惜。曾幾何時。瓶壘告匱。李復技癢。妻諫曰。得意不宜再往。不聽。復要于路。月朦朧上。見驢背大囊。一老叟_中起曰。若是誰。李不答。復問。李亦不答。叟以足畧撥。李

仆地。叟踏李胸曰。汝不言。且試汝挺。一挺而齒牙脫。再挺而鼻梁折。三挺而眉飛。目去如簪。辛曰。千捶百搥。至無口無耳無鼻。舌身意更幻。一切不可思議。諸般色相。叟興盡。復跨蹇。迨而去。李死而復甦。血與淚。進曰。我復有何面目返家。門對妻子。耶。遂流于今。蓋二十年。余異其狀。故備之書之。

早魃辨

詩大雅早魃為虐朱傳云早神也未聞有人死為魃者山海經載黃帝征蚩尤請風伯雨師作大風雨帝乃召女魃止之遂誅蚩尤神異經言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目在頂上行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又名旱母遇者得之投溷中乃死旱災即消此亦誕語不經然要未有以死人稱魃之理山左鄉愚每逢歲旱輒于新塚土微濕者即以為魃秉夜聚衆掘

墓開棺磔其屍。碎其骨。值天雨。屍主固無辭。不兩奉
議息之。此等異傳。正不知倡自何人。其流毒一。至是夫開
棺見屍者。擬絞。殘燬加等。煌。律令罪難稍逭。乃恬
不為怪。相沿成習。其間蚩。之。不曉法律。猶有可
原。又有點猾者。或誣誘鄉民。陰泄私憤。更不可言。乾
隆辛亥秋。早有平原張姓。妻死甫葬。村人某詭以為
題。一村開起。掘墓出屍。以繩結之。犂地而行。其夫慘
恨。鳴于官。捕至。首倡者逃未獲。從者論戍。吁。安得

著明罪條。遍告鄉邑。余故為是辨。使覽者廣為布聞。亦
有無量功德也。

原係必論厥事。有罪解者。舉鬼從。一。處崇。吾。解。以
曾連元。甚。甚。危。而。甚。言。

耿姓

歷城東北鄉耿某。逸其名。販粳為業。往來樂陵諸處。一日推小車直省界。休大樹下。擊鑷吸烟。歛有少年來批其頰。曰：「孩子一二言語，便使木椀性。」數年不歸家門。耿見其意不惡，料是郎舅相狎者，曰：「無作劇。」我非爾家嬌客。少年笑曰：「尊舅前粧懵懂耶。」誚讓間，又二三人至，曰：「王姐夫歸來乎？」耿不認識。少年以足踢其臀，曰：「打你個當場不認父。」眾擁而行。及其車闕，然

入村曰王家姐夫歸抵一草門。老嫗出視曰好兒子。真令我望眼俱穿矣。入室一少婦娉婷二十許。淚泫泫以袖拭面曰是那向風吹了來也。耿兩手頻搖力辯其非。衆皆排擠嘈雜。或笑或詆。不容置喙。俄嫗及婦入厨下。隣黨漸散。惟前少年數人在坐。耿方緩頰陳詞。脩道鄉貫姓名居址。並非無根蒂人。奈何誣以桃僵。竟用張冠錯戴。哉少年曰聲音面貌酷肖無兩。世間豈真出鯉魚精變化要色丞相來判。斷無頭案。

姐夫莫誑我也。夫妻無隔宿讐。何必乃爾。頃間嫗與婦具饌。耿踣促不敢舉箸。嫗及諸人若或貳焉。婦呼其弟至窓外。語曰爾姐夫左胯有黑痣。隆起生毛。耿聞言大窘。手護臍。媿罔知所措。羣乃爭褫之。布袴窮而瘧毛見矣。耿雖百舌不能辯。僉曰尚何抵賴。耿無奈飯畢。日向暮。婦持藥至。諸人散。嫗去。婦掩戶。喜近耿曰。真丈夫。何以假為。耿曰武陵源。今雖誤入。寔非前度漁郎。第問津有自。殊慚唐突。西子耳。婦曰何只。

形神之似我夫也。夜半婦諦審熟玩頗覺其異。然人情好甚。謹婦曰。今若此。所謂非真即真。只好將錯就錯耳。耿曰。固然。但恐真者至而亂真者無容身之地矣。婦曰。世道瞞育皆認假而不認真者。故真者假之。假者真之。率相詐偽。比皆是爾。又何必私心過計為哉。婦於枕畔告以家人姓名及其前夫入贅始末。並隣里親故。詰且捱門徧謝一村之中。無假之者。咸以王某歸得健忘病。遂為夫妻如初。而兩人恒惴

惴。恐其前夫返。五六年。迄無音耗。耿仍以販棗時一。至濟南。家人俱悲其事。後其嫗死。耿執婿禮。克盡孝道。一切衣衾喪墓。皆耿經理。諸內弟盡感念之。耿一日。給其衆曰。向年返里。忍為此態者。誠以憤。出門過而不入。我在山東歷城。貿遷頗富。業經娶妻生子。薄置田園。乃諸弟遮道挽回。我又念岳母垂暮。未能心恕。今幸大事已完。諸弟克自成。立倒札門。終非了局。幾見有噉丈人家。核算好。子耶。此間鄉僻無可

為我將移家濟南。庶免心懸兩地耳。當時諸弟俱定。娶方愁。食指初聞其說。面之繼亦允。可其行。婦乃整裝。隣串餞食者數日。婦跨一驢。耿膏其車。載行李。軋得。出村。以香送之者。揮涕成行。抵家。其妻邵氏相安。婦與邵叙年齒。遠幼邵十餘年。其前夫渺無聞焉。與諸弟時來相探云。

耿郎在正。詠鬼解世。有此奇事。解。

南屏贈蕉白研記

端州有斧柯之山。在大江南。為羚羊峽對山。下際潮水上。立峻壁。沿而遡焉。即為硯岩。有泉出焉。唐宋巷採硯於茲。岩口為穴。匍匐入五六丈。為正坑。從右轉為西坑。從旁入。為中坑。從左轉為東坑。坑外大江也。坑中淵渟。以巽甃傳水注槽。乃可下鑿。東坡云。千夫挽纜。百夫運斤。篝火下鉤。乃得斯珍坑之為言洞也。洞石無眼。又入為康子洞。此岩最寒。能傷人。又入為

東洞多蕉葉白純白成大斤其後為正洞又名北洞
石彌純粹水彌深蓋泉出其中故潤自性成外近江
水瀾漫崩摧歲久滋虞宋治平中鑿出數柱今也則
無以木代之石工難採往穿漏壓陷風雨晨夜時
聞鬼哭僧一行曰天地西戒山河與天之雲漢始末
為百川下流東三江之水羚羊峽產石為瑛玢蓋東
西兩粵扶輿之脉蘊結而成歐陽文忠亦以精石目
之也余辛丑遊粵值中丞李文介開採舊坑時在陽

春衣春舫業師處見其董率工事因得其概南屏沈
子貽礪所為舊蕉白石是康子洞前之產非時代物
忻喜過望遂憶往事爰筆為記昔在嘉慶二年春客
汶上館中

義夫烈婦

萊州雄崖守禦所屯民陳三義幼聘同里女王氏已
而氏病目失明氏父謂情吾女替不可妻固辭婚三義
執不可卒娶替女歸伉儷甚一日氏晨起訝目中
有光漸辨物久之炯々如幼時當三義之娶替女也
里中或義之或以為非人情有匿笑者至是咸驚歎
謂天寔憐其義而使之明也無何三義家日落負販
轉徙滯京師十年所氏捷戶緘絨恃十指自活歲甲

戊八月三義客死。氏聞計長號絕食。請其親黨易所居室。鬻棺二。作三義木主。納一棺。其一自殮。分室中微衣物。以酬瘞其墓者。親黨驚怪。且勸阻。百端。氏哽咽曰。吾夫義不替。棄我之。何忍。獨活聞者皆泣。下九月。自縊死。嗚呼。三義不棄。替女其替。復明是天不難取。已替之。目使之復明。何獨不能使三義有中人。產夫婦白首牖下。雖然。三義不窮。則不客死。不客死。則氏不能以烈見天。或者使義夫烈婦相報。若影響以

厲世而磨銳。未可知也。時學使劉公嘉其事。檄司是土者。轉三義榷歸。與王氏合葬焉。

朱廣

濟南朱廣。為邑庠生。妻張氏。魂遊于野。子然獨行。衣
無下體。徘徊于石橋危磴之間。俄見一女。即環珮瓊
然。翩跹而來。如貴家娃。侍婢一人前導。張氏自慚形
穢。避之橋下。女至。指婢曰。此朱相公家娘子也。可掖
之來。我與語。婢引之出。女歛衽曰。嫂何至此。久將神
不返舍矣。我與朱兄久別。常相憶。欲一覲面。恒難。我
送嫂歸。曷假舍以見吾朱兄。誠為兩得。張氏許之。遂

朱廣

與同歸入門戶。張氏上床隅。女即襪被而起曰。兩世
隔絕。與兄固途人也。兄固不識弟。且弟又隔世為女。
况今又借嫂舍以探兄耶。然弟深愛兄。數首詩。倦。
不能去。諸懷。猶記四首詩。憶梅一首云。盡。春生
到兔園。此花消息費評論。遙知南國佳人信。遠嫁西
湖處士村。三尺雪深還偃蹇。一聲笛慢又黃昏。茂陵
詩本。今猶在。曾否衝寒下葦門。探梅一首云。野色
圍橋古驛遮。瓊瑤碎踏興偏奢。幾回路暗初無迹。不

斷香蒸何處。花人到嶺頭。纖月落神傳。竹外一枝斜。
未知持贈伊誰好。欲寄遙情天水涯。賞梅一首云。
孤山選勝白雲鄉。何遜幽懷此寄將。淡處潭如僧入
定。夜深潭覺月生香。亭。瘦影思無那。寒。寒芳味
正長。今日新橋春尚早。正披風帽過雷塘。惜梅一
首云。水胎結到此時成。褪盡繁華却有卿。入畫手神
曾作態。墜樓時節。捲無聲。書傳隴上相思恨。竟。統江
南。迢旅情。惆悵歲寒踪跡少。漫勞仙客竟呼兄。乃作

曼聲吟哦。或以手承頤。或搔首而踟蹰。張氏素不知
文。朱異之以筆記焉。女復謂朱曰。今世為山陰王幕
之女。如天殂。屠于城南。正覺寺中。幕無子。最愛我。明日
扶我櫬歸。後會無期。然兄詩固常吟誦于屋梁。落月
間也。俯首仆枕。半晌而甦。則妻張氏也。共述其異。明
晨訪諸城隅。果有南來扶柩歸者。詢之。為鄞署幕友
王兩亭之女也。

七如氏曰。作幕者多無後。何也。蓋刑名法術。稍不慎

重。卽能殺人。是不必有心。草菅人命。倒置是非也。余
友兩亭。謹愨士也。胡令其一掌珠。尚沉網底耶。豈果
天罰其嗣哉。嘗見一幕字本草。云幕性寒。有毒。味微
酸。無種。江浙間皆晚生。

溫

大沽橋

沽水民某姓者。河漲見浮木近岸欲取之。跨其上。則鱗甲齒。然民知為龍。急呼其兄于岸。語未竟。隨波如瀾。漫無際。水高于頂。而身不沾濡。瞬息飛騰。不計道里。三至大沽河。皆望橋而返。以手捫之。蒼苔遍體。螺螄壘結入鱗中。時開時閉。窺其尚紅白滑膩。為之摸。孛揆剔。意甚得也。居水中三日。夜自分無生理。思母而慟。因失聲。龍騰身擲之。墜岸上。歸其母。哭之已。

兩旬餘矣。民以思母得生。誠能動物。理固有之。大活
橋。在即墨。為道士李常明所建。其或有驅靈伏怪之
術也歟。

送匾

太倉張受先名采。事母至孝。性耿介。好面斥人短。乙
酉元旦。夢闕帝送一乾坤正氣匾到家。張大喜。逢人
說項。以為神之格思也。先是州中有豪僕某。為民蠹。
且為衙黨。人莫之撻。張與州侯錢希聲善。以公憤白
之。錢侯怒。案治其罪。夫投鼠必忌其器。毀桴恐傷其
珠。哲人達士。以此為箴。張公之白于州牧也。雖曰義
憤。亦深不自韜晦。宜宵小私讐。焉將舍沙而射之矣。

送匾

果皆銜恨。欲甘心于張。是歲五月。張公至小較場。犀
黨要而劫之。叢毆聚擊。血肉糜爛。脩極慘酷。見其僵
仆不動。以足蹴之。身直仰。咸以為死。哄而散。側有闕
帝廟。僧謂同住者曰。張公正人也。屍棄于野。恐有
毀傷。吾儕當舁還其家。無以盛之。乃下一乾坤正氣
匾。隸焉。到家。灌以酒得甦。明年捕兇黨。寘諸極刑。噫
是夢也。謂之神兆也。即以為旌善也可。

地市

余少時返里。隨先君子晨興出城。上故阡。時當秋
初晴曉。白露晞陽。平野之間。忽現山林城郭。彷彿有
人物車馬。往來馳驟之狀。適遭昏水相映。諸影悉倒。
其下歷々可指。水中又起一小院。院上有數人環坐。
舉杯共酌。余洞視無毫髮間。先君子不知見。但以
為曉霧迷漫耳。頃之日出。幻滅不見。人謂近海有海
市。近山有山市。南方有鬼市。茲則地市也。

李可久

李可久祖母于氏生三日言前世姓陳行三由進士
授洪洞令以接按院墮馬死見冥司云以刑酷好使
罪囚跪美人椿嘗激鞭夜不釋因罰為北地女使其纏
足截耳生產穢孽種惡道限二十三年而返七八
歲山東臬司王某因公過境傳呼于氏之門女望
見之曰王年友猶識陳某乎王停輿驚詢女備道生
前縷晰可據王知其前生善畫蘭給筆札令作女執

李可久

筆○拳○屈○指○不○隨○腕○遂○相○嚮○大○哭○及○長○面○麻○大○于○錢○項
有○宿○瘤○見○惡○于○其○夫○年○二○十○三○果○血○崩○死○

替者搏虎

諸○城○一○替○目○男○子○曳○杖○獨○行○郊○外○過○一○虎○以○尾○掃○其
面○替○初○不○知○為○虎○誤○以○為○人○之○擊○已○也○棄○杖○雙○手○擒
之○其○尾○有○毛○始○駭○大○呼○虎○亦○驚○奔○替○愈○不○敢○稍○放○鬆
相○與○奔○路○旁○有○智○井○虎○墜○替○仆○尾○脫○手○行○人○聞○而○至
扶○替○起○于○甃○面○磕○傷○窺○虎○納○諸○窰○身○扼○斃○

禹城道人

禹城道人王真成嘗遊海濱值亢旱居人以祈雨央之真成曰天無雨當借之龍王耳乃令人携一瓶從入海至深處執瓶者棄而返瓶即隨真成俱沒久之携瓶出欣然曰借得雨來矣注于盆衆視之色白而味甘與海水殊乃設壇傾其盆風雨驟至遂獲秋成焉晚年居馬山自言其壽五百三十三歲羽化於

康熙七年

拔一毛

陳眉公繼儒優游林泉聲譽一時當時皆倚重其言
右山中宰相之目毛文龍總制三邊會母壽思得陳
一言以為榮特遣將校賫重幣往求陳遲久未予將
校恐誤期登堂坐索頗事囉囔陳大怒斥逐之遷怒
于毛是豈毛之罪哉即將校之索文亦不過黨將軍
帳下為酒氣習耳何足掛懷適門人某為兵部尚書
過訪求教陳遂語曰拔一毛可以利天下門人再拜

謝曰謹受教。履任言毛以罪狀而誅之。毛既被誅。邊事大壞。論者以明三百年天下。寔眉公一言亡之也。近有殿元某遭雷殛。成殮後雷復震其屍。聞其生平止盪荆宜觀察一任。說者謂其曾准人築洲種葦。以致堵截江流。遂貽灌城決隄之患。故有此譴。噫。若據數世誅錮如白起牛曹。賤則殿元公。又安知非眉公後身耶。

荆州守金剛能決苦城。使人力所能生。極筆之禍。朱理完矣。合伊市又區。屬快。路。至。遂。字。尚。有人。隱。矣。

常正吾

常正吾不詳其鄉貫。率其二子以鍛鐵居。即墨工於。往。為旅客護裝貲。辨為保標。偶登鎮閱兵。即墨止吾旁。晚之少所許可。時老矣。或強其一射。正吾選弓矢植弱條百步外。三發三中。西摩其膚。復。破。如。又述其出遊時。一老賈聘與俱。途過不類。遽止逆旅中。使賈偽為師。教之射。懸雞銜糞。揚言曰。賈左目乃故中右賈伴。一。唯。承教不類者。咋舌去。人由。

此奇之。後知去歲前明開平王遇春之裔。其在
蓋避地云。尋卒葬城東。康熙甲申之前歲。其二
所厚曰。大侵將至。不可留。負其銀具以行。

張維玠

溫州府